

情迷天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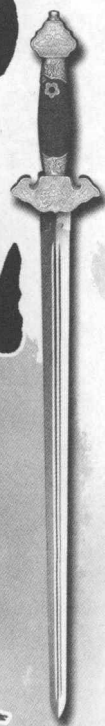


紫
宵
著



宁 / 夏 / 人 / 民 / 出 / 版 / 社

情 念 天 涯



紫
宵
著

宁 / 夏 / 人 / 民 / 出 / 版 /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剑天涯 / 紫霄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7. 6

ISBN 978-7-227-03495-7

I. 情… II. 紫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66844号

情剑天涯

紫 霄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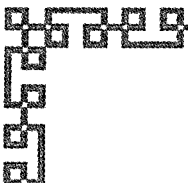
选题策划 史 芒
责任编辑 史 芒
装帧设计 丹青视觉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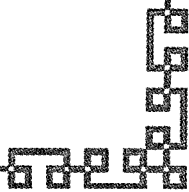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 人 高 伟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网 址 www.nxcbn.com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29.25
字 数 420 千
印 数 3150 册
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495-7/I·915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目 录

- 第 一 篇 碧血丹心英雄泪 / 001
- 第 二 篇 十年华山思易水 / 025
- 第 三 篇 一入江湖知百味 / 049
- 第 四 篇 龙争虎斗风云会 / 069
- 第 五 篇 嘻笑怒骂皆有情 / 091
- 第 六 篇 嗜血为魔天地催 / 115
- 第 七 篇 莫愁前路无知己 / 141
- 第 八 篇 柳暗花明险峰回 / 165
- 第 九 篇 洛河涛涛酬义士 / 187
- 第 十 篇 为君痴狂为君醉 / 209
- 第十一篇 群英鏖战洛阳邑 / 235
- 第十二篇 笑傲海天何人陪 / 259
- 第十三篇 金戈铁马男儿志 / 281
- 第十四篇 菩提树下落叶飞 / 305
- 第十五篇 六波经书今何在 / 327
- 第十六篇 赤阳玄冰两生辉 / 347
- 第十七篇 国恨家仇赤子心 / 365
- 第十八篇 秋风萧瑟茫然归 / 385
- 第十九篇 归心似箭马蹄疾 / 405
- 第二十篇 自古英雄出少年 / 435
- 



主氣壯雄險阻勝，坐收靜觀平百
入輔雄張聖世同，敢楚入山青並茂
觀印以件印輝點，翻及華榮風韻刊
春幾一直如英雅，道破不實是門夫

第一篇

碧玉 血丹心英雄泪



情剑天涯

百年踪迹踏红尘，愁闻剑戟扶危主。
为忆青山入梦频，闷听笙歌聒醉人。
阡陌纵荣争及睡，携取旧书归旧隐。
失门虽贵不如贫，野花啼鸟一般春。

这首《辞朝》乃是北宋初年的一位隐士所作。诗中表达了作者看破红尘，厌倦世俗纷扰的心情。这位隐士姓陈名抟，自号“扶摇子”。由于他聪明绝顶，精擅诗文、武功、剑术被人们称为“三绝真人”后来陈抟隐居华山云台观讲经说法，名盛一时。到了晚年，他悉心钻研“五行八卦”，并依据五行相生相克之理，创出了五种剑法。这五种剑法分别是“金华剑法、木阳剑法、水寒剑法、火元剑法、土灵剑法”合称为“五行剑法”。陈抟把这五种剑法分别传授给自己的五个弟子。从此开创了震烁古今的静阳派。久而久之，“五行剑法”也就被人们习惯的称为“静阳剑法”陈抟这五个弟子分别是贾德升，楚惊离、宋惊空、白惊枕、武惊玄。被武林中人合称为“静阳五绝剑”。

这一天，陈抟召集了五个弟子。闲谈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对贾德升说：“德升你为人宽厚仁慈，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。只是人心各异，不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，否则必受其害。从今日起静阳派由你执掌。”贾德升听后微感奇怪，心道：“莫非师父要去云游不成，否则他为什么交代这些话。”他见师父脸色凝重，忙跪地领命。陈抟又对楚惊离说：“你天性纯良，不喜俗务，性子与我相近。若肯悉心钻研道法，日后必有所成。”楚惊离一一受教。陈抟不无感慨地对宋惊空说：“惊空你与道无缘，这也不能勉强。不过你对剑法一道的悟性很高，日后你在剑法上的成就当在诸位师兄弟之上。”宋惊空拜受。见白惊枕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陈抟说道：“你虽一心向道，但终究尘缘难断，只怕也难得清静。”白惊枕心想：我先前虽有妻子，但我已与她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，还会有什么尘缘？心里虽不认可，但仍说道：“弟子谨记。”武惊玄在师兄弟中年纪最小，童心未

混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师父，那我以后会怎么样？”陈抟说道：“你是最让我放心不下的。你天生侠义心肠，嫉恶如仇，这本是长处，不过杀孽太重，未免有干天和。”武惊玄说：“恶人不除，天下难安。弟子所为又何尝不是善事。”陈抟说：“话虽如此，不过不教而诛，终究与道相违。”武惊玄说：“对恶人讲道理，只怕是对牛弹琴。”说到这里觉得未免对师父太过不敬，见师兄贾德升投来了责备的目光，忙低下头去，不敢再多言。楚惊离问道：“师父如此叮嘱我们，莫非要下山去不成？”陈抟说：“为师大限将至，尔等切记，武功剑术均是末节，修习道法才是至要。”五人听后惊问道：“师父身子健朗，何出此不祥之言？”陈抟说道：“天地万物皆有寿命，这又何足为怪。”五人听后忍不住放声痛哭……陈抟于当日逝世，享年一百一十八岁。

韶光似箭，星霜屡移，十年时光匆匆而逝，人世间不知又经历了多少变迁。涿州通往燕京的古道上行人稀少，寒风呼啸作响，落叶随风飞舞，到处都是是一片荒凉景象。古道上一个三十多岁的黑须道人正大步向前行进。这道人生得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，眉目间带有几分刚毅之气。奇怪的是此时正值隆冬，别人都已穿上了厚厚的棉袄，这道人穿的却是一件单薄的杏黄色道袍，而且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冷，他正是陈抟的第五个弟子武惊玄。自陈抟仙逝之后，贾德升依师父遗命接任了静阳派掌门，楚惊离、宋惊空、白惊枕则先后下山，分赴长安、开封、洛阳诸处道观。四人均不喜俗务，极少涉足江湖中事，唯独武惊玄喜动不喜静，在华山呆了一段日子就感到心情烦闷，便辞别了贾德升，下山去探望其他三位师兄。到后来武惊玄浪迹天涯，游历四方，却也过的逍遥自在。这天他来到了涿州境内，心道：“常听人说燕京城繁华异常，是辽国的军事重镇。历来有‘南京’之称。现在反正也没事，正好去游玩一番。”主意已定，便走上了通往燕京的大道。走了一程，远远看到一座城池巍峨耸立，正是辽国的军事重镇燕京。

燕京城是燕云十六州的中心，同时也是辽国南院大王的驻地。城中达官显贵云集，是繁荣昌盛之都。武惊玄从南面的“开阳门”入城，只见车水马龙，行人比肩，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交织在一起，三三两两的孩童穿行于人群之中，玩得十分开心。穿过集市之后，武惊玄发现内城的城墙边围了一群人，好像是在看什么。他一时心中好奇，便挤进去观看，却发现原来是一张告示。这时他听到一个学究打扮的人念叨：“赵宋小邦，朝廷昏庸。文不能治国而广有疆土；武不能安邦而抚有万民；德不能服人而忝居帝位；威不能及远而枉称天朝。官吏莫不以中饱私囊为己任，以至百姓有倒悬之苦。宋帝有罪而享其国，百姓无辜而受其殃。故我大辽顺天应人，讨有罪而救无辜。自吾师南下以来，诸路无不望风宾服，惟易州一处屡抗天兵。若易州守将能审时度势，弃暗投

明,我大辽亦可既往不咎。如不识时务,妄以萤火之光与日月争辉,螳螂之臂与车轮争锋,铁骑到日,玉石俱焚。南京百姓当奉公守法,如有私通宋军者,一律格杀勿论。今有……”那学究仍然摇头晃脑地念个不停,武惊玄已经知道告示上说的是一个叫刘兴的人私通宋军,已被斩首。他刚想离开,却见众人如潮水般向菜市口涌去,于是他也随着人流来到了菜市口。但这里早已是人头攒动,武惊玄费了好大劲才挤了进去。这时他已看清场中有一具无头死尸,血迹尚新,看样子是刚行刑不久。尸体旁边有十来个辽兵和一个长着一小撮黄胡须的汉人。在尸体旁边还坐着一个身穿粗布棉袄的妇人。由于她低着头,所以看不清面目。这时“黄须人”对妇人说:“想清楚了没有,你丈夫私通宋军已被斩首,按理说你也应该一同坐罪。不过我堂堂大辽不愿杀你一个弱女子,只要你按这几位军爷说的去做,就可以饶你不死,还立刻放你回家。”说时指了指那几位辽兵,神情显得十分恭顺。那妇人仍然低着头,一言不发,似乎没有听到他说的话。“黄须人”还想再说,辽兵中的“十夫长”却已经不耐烦了。他对着那妇人“叽里咕噜”地说了两句,然后又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。武惊玄虽然听不懂他说的话,不过意思却也明白,果然“黄须人”说道:“军爷说了,再不鞭尸就连你也杀了。”这时武惊玄才明白,他们是要这妇人用鞭子抽她丈夫的尸体。武惊玄心想:往日常听人说契丹人毫无人性,今日一见果然不错。这时“黄须人”把鞭子塞到妇人的手中,众人的目光也集中到她的身上。只见那妇人慢慢抬起头来,人群中不禁有人“咦”了一声。原来这妇人长的俊俏秀美,只是面如死灰,令人看后心头沉重。她接过鞭子之后站了起来,慢慢向她丈夫的尸体走去。这时全场顿时变得静悄悄的,只能听到那妇人轻微的脚步声。围观众人均在想:她真要抽她丈夫的尸体吗?“黄须人”面带微笑,似乎觉得又为主子立下大功一件,辽兵们都笑嘻嘻地凑过去看热闹。妇人走到尸体近前,慢慢举起了手中的鞭子。众辽兵叫喊着,显然是在催促她动手。突然那妇人猛一回身,向那正伸长脖子观看的“黄须人”脸上猛抽一鞭,紧接着又向围观的辽兵们抽去,似乎是疯了一般。辽兵们急忙躲闪,被鞭子抽中的“嗷嗷”怪叫。两个辽兵迅速冲了上去,一个辽兵夺掉了她手中的鞭子,另一个辽兵抓住了她的手腕,二人对着妇人就是一阵毒打。挣扎中她的头发散落下来,棉袄被抓开了,露出了里面的白色小褂,但是她仍然紧咬牙关,一声不吭。百姓们见这些辽兵在光天化日之下毒打这么一个弱女子,无不义愤填膺,人群中有人忍不住小声谩骂起来。十夫长见状大声呼喝。其余的辽兵也纷纷取出兵刃,沸腾的人群立即又安静下来。“黄须人”走到十夫长身旁,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。十夫长听后点了点头,似乎对他说的话很满意。十夫长向毒打妇人的两个辽兵挥了挥手,示意

他们住手。武惊玄心道：“看来这个‘黄须人’还有点良心。”这时十夫长向辽兵们说了几句。由于说的是契丹话，所以武惊玄听不明白。只见辽兵们牵了五匹马，又分别从每匹马的马鞍上引出一条绳子，又把这五条绳子分别拴在了妇人的手腕、脚腕和脖子上。众人见状自然而然想起一种酷刑——五马分尸。一时间仇恨、愤怒、恐惧、压抑尽数涌上了人们的心头。武惊玄怒不可遏，刚想出手打发了这些辽兵，忽听炸雷也似的一声怒吼“住手”，只见一位高大的汉子走到了场中。这大汉身穿粗布棉袄，生得虎背熊腰，气宇轩昂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，看得出是一位豪迈的北方汉子。辽兵们被他吓了一跳，那妇人对大汉说：“陈兄弟你快走，不要管我。”武惊玄心道：“原来他们认识，我先看看这大汉的身手如何。”这时“黄须人”走到北方大汉面前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到这里来管闲事。”北方大汉说：“我是你老子。”说完之后一把将“黄须人”推到了一旁。众辽兵见这北方汉子意欲救人，都各提兵刃围了上来。手拿鞭子的辽兵一马当先，向着北方汉子头顶就是一鞭。北方汉子左手拨他手腕，右手运足力气向他前胸猛击一拳。“砰”的一声响，那辽兵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到了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其余辽兵见状都围了上来。武惊玄见这北方汉子只会些简单的擒拿格斗功夫，料想无法取胜，于是又向前走了几步。这时一个辽兵抡刀向北方汉子背后砍去。北方汉子听得风声，忙向前跨出一步，但后心仍被对方击中。此处是人身要穴，他身子虽然强健，也不由感到一阵阵眩晕。就在此时一个小小辽兵从后面一把将他拦腰抱住，北方汉子忙伸手向后抓去，“小个子”辽兵十分灵便，左躲右闪怎么也抓不到。可巧他的毡帽这时掉了下来，北方汉子趁机抓住他的头发，一咬牙叫力，把“小个子”从身后背到了前面，一把扔到了地上。这一下摔的极重，“小个子”当场昏死了过去。这时两个辽兵从左右拢了过来，分别抓住了北方汉子的胳膊，他虽奋力挣扎，但仍然无法挣脱二人。这些契丹人本来就擅长摔跤，一旦近身相搏，北方汉子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，只能对着前面的辽兵左一句“辽狗”，右一句“辽狗”破口大骂，把契丹人的十八代祖宗骂了个遍。众辽兵虽然听不太懂，不过也知道不是好话。围观的百姓们大多也是汉人，他们虽然深恨这些辽兵，平时却也是敢怒不敢言。今天听北方汉子痛骂辽兵，人们心里也觉得十分痛快。

这时被摔晕的“小个子”醒了过来，他心里对北方汉子恨之入骨，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把钢刀走到北方汉子面前，狞笑着说道：“我不会让你那么容易死掉的。”说得是生硬的汉话。他刚到近前，却见那北方大汉飞起一脚，正踢在他的嘴上，疼得他怪叫一声坐到了地上，一张嘴吐出了几颗混有血水的牙齿。“小个子”气急败坏，再度起来抡刀就要砍，武惊玄早已看在眼里，施展轻功飞身到了场中，抓起一个辽兵扔了过去。被抛

的辽兵正好为北方汉子挡了这一刀，惨叫一声当场死去。“小个子”见砍死了自己人，心中惊惧不已，不由愣在那里。武惊玄不去理会那些辽兵，只对北方汉子说道：“人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北方汉子说道：“杀我兄弟姐妹，绝无可忍。”人们见武惊玄背对着众辽兵和北方汉子说话，无不为他担心。北方汉子见一个辽兵从背后偷袭武惊玄，忙叫道：“道长小心！”武惊玄头也不回，侧身避到一旁，那辽兵扑了个空，刚想回身再砍，只见武惊玄身形一动已到了近前，他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就已被武惊玄抓住了脖子。人们只听“喀嚓”一声响，那辽兵如同烂泥一样，倒在了地上。人们正心惊之时，却听武惊玄一声长啸。向北方汉子这边飞来，“砰砰”两声响，按着北方汉子的两个辽兵恰似断线的风筝飞了出去，相继摔落到了地上。众人见武惊玄片刻间轻而易举地杀了三个人，无不惊骇万分。其余的辽兵被吓傻了，都呆立不动。“黄须人”刚想跑，却被武惊玄一把抓住。北方汉子从地上捡起一把钢刀，顺手捌翻了一个辽兵，又和另一个辽兵战到了一处。与此同时，武惊玄用手中的“黄须人”做兵刃撞死了四个辽兵，“黄须人”也已气绝身亡。此时场中只剩下十夫长和两个辽兵。也不知围观的人群中谁喊了一声“杀了他”。围观的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积蓄已久的怒火，齐声大喊“杀了他。”，千余人齐声大喊，真有如山崩海啸一般。和北方汉子交手的那辽兵心一慌，也被捅了一个透心凉，另一个辽兵硬着头皮向武惊玄走去。离武惊玄还有三、四步时却不敢向前了，只是用双眼盯着他手中的尸体。武惊玄说：“给你就是。”说完把手中的尸体向他掷了过去。那辽兵早有准备，扭头就往回跑。不过他跑得虽快，那尸体追得更快，“咚”的一声，一人一尸撞到了一处。那辽兵临死还说：“真没想到……。”场外的百姓们齐声欢呼。那个十夫长如同绝望的野兽一般，刚才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早已荡然无存。他见人群正乱，便乘机钻入了人群中。这时武惊玄和北方汉子正为那妇人解身上的绳子，没料到他会突然逃跑。二人刚想去追，却听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“杀了他，他根本不把我们汉人当人看。”霎时间人潮涌动，紧接着听到一阵拳打脚踢的声音。人们目睹这些辽兵残害一个弱女子，早已是愤怒之极，恨不能把十夫长踩成肉饼。那些在外围挤不进去的百姓一个个顿足捶胸、懊恼不已。这时北方汉子已把那妇人身上的绳子全部解完。他对那妇人说：“大嫂你没事吧。”妇人说：“陈兄弟，我没事。”又向武惊玄说：“多谢道长。”武惊玄说：“不必客气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你快点走吧。”那妇人再次拜谢二人之后方才离去。

北方汉子见人们仍在打那个“十夫长”忙说道：“众位乡亲快走，辽兵马上就到了。”他喊得声音虽大，但由于太乱，大多数的人还是没有听到。武惊玄潜运内力说道：

“大家快走，官兵快到了。”他说的声音虽不大，但在场的每个人却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人们这才醒悟过来，“哄”的一声各自逃命去了。菜市口顿时变得冷冷清清，只剩下武、陈二人。北方汉子听马蹄声越来越近，一把拉住武惊玄说：“道长随我来。”武惊玄说：“你先去吧，我稍后就走。”北方汉子哪里同意，刚要分辩，武惊玄一把将他抓住，向上一托，北方汉子身不由己，向上飞去，稳稳地落到一匹马上。这时辽兵的先头部队已经露了头。北方汉子说：“道长你也上马。”武惊玄并不说话，在马屁股上拍了一掌，那马吃痛，飞快的向城外跑去。北方汉子大声说：“在下易州陈梁，请问道长尊姓大名……”话还没说完就被“砰砰”两声巨响给淹没了。原来法场上的事已经有人报告了指挥使扎达，扎达听后大吃了一惊，心想：这事要让南院大王知道了可吃罪不起。立即亲自带兵来捉拿叛党。武惊玄见陈梁出了城，并不恋战，自己也夺了一匹马，出城去了。

单说陈梁飞奔出城，一路上快马加鞭。夜幕降临，雾霭沉沉，天气渐渐冷了下来。陈梁看看已经出了辽境，便跳下马擦了擦汗，在林阴道边休息片刻。这陈梁本是易州军中将领，此次他进燕京就是奉了易州团练使徐静之命，与“顺来客栈”掌柜刘兴联络，探问辽军动静。可他万没料到刘兴已被斩首，后来见那些辽兵要用残酷手段杀害刘兴的浑家王氏，终于忍无可忍，这才出手相救。陈梁取出随身携带的烧饼，坐在路边吃边休息。经过菜市口的一场生死搏斗，他早已是又累又饿。四周一片黑暗，除了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之外，到处一片寂静。陈梁想不知那位道长脱险了没有，心中不禁有些担心；又一想那位道长武艺高强，那些辽兵应该奈何不了他。这时他隐隐听到南边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陈梁不由心中奇怪，心道：“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有人急着赶路，看样子他是从易州方向而来，再往北十数里就会进入辽境，一般人绝对不敢在这个时候奔走于两国边界，这个夜行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”待对方到了近前，陈梁喝道：“站住！”那夜行人只顾赶路，不防路旁有人拦截，一行人马均被吓了一跳，那匹马狂嘶几声，反而跑得更快了。陈梁见对方飞奔而去，扔掉了手中尚未吃完的烧饼，飞身上马随后急追。追了一段，陈梁发现自己这匹马不及对方的脚力好，渐渐被落的远了。正觉沮丧之时，他猛然想起前面不远处有一条小路，虽不及官道宽阔好走，却近了很多。于是他紧催坐骑，抄小路追了下去。工夫不大到了一片小树林，此处正是小路与官道的交汇处。陈梁听到南边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心知自己已抄到了对方的前面。于是他把马拴到一棵树上，迅速地爬到路旁的一棵白杨树上等候。果然很快那夜行人骑马跑了过来，只见他一边打马扬鞭，一边回头张望，样子十分慌张。陈梁看看到了近前，大吼一声跳了下去，一脚踢在那人的前心上，二人均滚落在地。那匹马

受了惊吓，嘶叫着狂奔而去。借着暗淡的月光，陈梁见那人身材高瘦，面目却看不太清楚，心想：先把他制服了再说。于是向对方前胸猛击一拳，夜行人向后退了一步，由于心慌，险些被脚下的什么东西绊倒。陈梁乘机一脚踢了过去，夜行人被踢倒在地，陈梁跟进一步，右膝压在对方胸前，取出匕首抵在他的咽喉上。夜行人连连求饶：“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，有话好说。”声音高亢尖细，令人听了很不舒服。陈梁心道：“我若问他是什人，他肯定会编出各种各样的谎话来骗我，倒不如诈他一诈。”于是厉声喝道：“交出来！”其实让对方交出什么东西，自己心里也不清楚。夜行人如逢大赦，忙说：“好说好说！”他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包说：“我这些银两送给好汉做盘缠，只求饶我一命。”陈梁喝道：“少来这套！你知道我要的不是银子。”又把匕首向下压了压。夜行人忙说：“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我把信交出来就是。”说时把手伸进了衣服里，摸了好一会，也不见他拿出什么东西。陈梁说：“别耍花样，我的刀子可没长眼睛。”可能是那封信十分重要，藏在了贴身之处，所以他扒开了几层衣服，才把信取了出来。陈梁把信接过来问道：“信交给谁？”夜行人说：“隆源当铺冯掌柜。”陈梁知道这个当铺，就在燕京城南的一个小镇上，因为涿州通往燕京的官道从小镇经过，所以他并不陌生。陈梁看了看信封，见上面没有字，就在他稍一分心之际，夜行人用力一推，把陈梁推到一旁，随即一道寒光飞出，陈梁忙闪身躲过，又马上扑了过去，把匕首刺入了夜行人的前心。陈梁又骑到对方身上，摁住对方双臂问道：“是谁派你去送信的？”夜行人被刺中了要害，只稍微挣扎了几下，身体便软了下去。陈梁摸了摸对方的鼻子，已经没了气息，不由心中十分懊悔，怪自己下手太重，没能问出主使之人。事已至此，也只好作罢。他把尸体扔到离官道较远的树林里，自己骑上马赶回易州。由于他不识字，所以也懒得看信。到易州已至深夜，知道此时不许进城，便在城外的一个老农家借宿了一夜。

第二天进城之后，先去见团练使徐静复命，众将听说陈梁回城，都来相见。正说话时，易州刺史黄镇到了，黄镇对陈梁说：“贤弟回来了。”陈梁答应了一声，不知为什么，他心中对黄镇有些成见，总觉此人城府极深，难以倾心相交。众人寒暄过后，徐静首先问道：“陈兄弟，燕京城中情形如何？”陈梁脸色郑重地说道：“有些麻烦。”接着便把客栈掌柜刘兴被杀的事说了。徐静听后双眉紧锁，沉吟了一会儿。他看了看陈梁身上的斑斑血迹，问道：“陈兄弟又和辽兵动了手？”陈梁说：“动了手，我也险些被辽兵杀了。”众人刚想问个究竟，却听一个小孩说道：“谁险些被辽兵杀了？”众人一看正是徐静的儿子徐剑风。徐静有一双儿女，女儿徐绵凤，年方十岁。儿子徐剑风，今年刚八岁。陈梁把燕京城中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当人们听到契丹人惨无人性，竟要把一个弱女子五

马分尸，一个个义愤填膺，无不破口大骂。只有黄镇微微皱眉，一言不发。陈梁又说自己忍无可忍，才和辽兵动了手。他虽然只是轻描淡写的一语带过，不过人们心中也明白，他当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，无不对陈梁的英雄气概称赞不已。陈梁说：“我只不过是匹夫之勇，那位道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，大豪杰。”接着又把武惊玄击毙众辽兵的事说了一遍，众人听了无不拍手称快。陈梁说：“只可惜匆忙之间没能问出那位道长的姓名。”说话之时显得十分懊悔。徐静安慰他说：“世外高人大多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陈兄弟不必介怀，有缘日后自会相见。”徐剑风对陈梁说：“陈大叔，你带我去见那位道长，我要跟他学武功，和你们一起去杀辽狗。”陈梁恐他纠缠不休，便敷衍他说道：“好好，过几天我就带你去，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不然我就不带你去了。”徐剑风说：“我一定好好读书，这几天我正在学三字经，现在我就念给你听。”也不待陈梁说话便念叨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……”他念到这里，徐静打断他说道：“风儿别念了，你陈大叔最不爱听这些‘之乎者也’。”原来陈梁自幼没有读过书，最不爱听的也是这些文章。他见徐剑风不再往下念了，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众人见了他刚才那副紧张的样子，都忍不住笑了。一个在万马军中纵横驰骋从不害怕的人，现在居然会这么紧张。众人又闲谈了一会儿，纷纷起身告辞，只剩下了徐静、黄镇、陈梁三人。徐静见陈梁似乎还有话要说，便问道：“陈兄弟还有事吗？”陈梁说：“末将有几句话想单独和将军说。”他为人生性直爽，也不怕黄镇听了会不高兴。黄镇也起身向徐静告辞说：“下官还有些事要办，就先告辞了。”向外走时，冷冷地看了陈梁一眼。陈梁对徐静说：“徐将军，我们在燕京城安插的眼线，只有几个人知情，现在刘兴兄弟被害，只怕我们城中有人通敌，而且这人的身份不一般。”徐静心想知道这等机密的人，除了自己、黄镇和陈梁以外，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统制，此外别人根本不知内情。徐静说：“事关重大，需要周密安排。”陈梁说：“那末将也告辞了。”他刚站起身要走，又猛然想起一件事，说道：“将军，我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件怪事。”然后把自己路遇夜行人的事说了一遍。随后把信取出来，递给了徐静。徐静把信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幅画。画面也很简单，上面画有一座城，这座城的城门大开，城楼上写有一字，城上的天空中有一轮圆月。徐静看了看这个字，觉得十分别扭。他猛然把纸倒过来一看，却原来是一个“难”字，不由心中暗暗纳闷。陈梁不禁问道：“上面写得什么字？”徐静说：“困难的难字。”陈梁说：“我们大宋有叫难州、难城的地方吗？”徐静说：“不止我们大宋没有，就是辽国也没有，更奇怪的是这个难字是倒着写的，与整幅画正好相反。”陈梁也觉纳闷，喃喃地说道：“他为什么反着写，要想看清这个字，还要把画倒过来，翻

来覆去的有什么意思？”徐静听后不由恍然大悟，说：“我明白了，难易相反，他这么故弄玄虚，不过怕别人知道这幅画的真正含义罢了。他画的这座城正是我们易州。”陈梁也觉有理。徐静问：“你看他画的这个月亮有什么奇特的地方？”陈梁说：“画得很圆，这个人画画的本领很高。”徐静说：“他这个月亮不是信手画成的，而是依着圆形的东西画上去的，而真正作画之人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他这么做只不过想让收信人明白一个时间罢了。”陈梁也若有所悟地说：“是指的十五吗？”徐静没有正面回答，又接着说道：“月亮处在西南方向上，大约是四更天，再加上城门是开着的，那么整幅图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。说得是十五晚上四更天易州城门大开，请对方如约而至。”说到此处不由倒吸了口冷气，对陈梁说道：“幸好陈兄弟发现了这重大机密，否则我易州军民难逃此劫。”陈梁问：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徐静冷笑道：“辽军想偷袭易州，我保管他有来无回。来人！”传令兵急匆匆进帐，单腿跪在案前。徐静说：“传我将令，从现在起，易州军民没有我的令牌，任何人不得出城。守门军士放走一人，立斩！”传令兵应声而去。陈梁心道：“为什么不许任何人出城呢？”后来一想恍然大悟，试想那画图之人见自己派出的人迟迟不回，就会知道已经出了事，定会再派人通知辽军事情有变。现在不许任何人出城，谅那画图之人也束手无策。徐静双眉紧锁，说道：“现在派谁去当铺与那辽国奸细会面，此人必须是我大宋的忠义之士，并且胆色过人，机警非凡。”陈梁毅然说道：“末将愿往。”徐静说：“本来你是这件事的不二人选，不过你刚刚闹了燕京城，很多人都已经认识你，你若再入辽境，实在是凶险万分。”陈梁毫不犹豫地說道：“末将不怕凶险，再者我可以找人为我乔装改扮一番，谅他们也认不出我。”徐静也不由十分感动，把令牌递到陈梁手中，又拿起自己随身宝剑交给陈梁说：“此去千万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”陈梁忙说：“将军不必为我担心，我全家均为辽军杀害，我与契丹人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此去若能成功，必定赚他几千条性命，若不成只死陈梁一人，末将愿意赌这一把。”徐静也不禁虎目含泪，握住陈梁的双手说道：“一路保重。”陈梁也说道：“将军保重。”说完大踏步向帐外走去。

乔装改扮完毕之后，陈梁骑马到了北门。此时城门早已关闭，守门军士见来了一个头戴深檐暖帽，满脸络腮胡子，身穿紫绸长袍，脚穿獐皮靴，身背包裹的商人。立既喝道：“站住！将军有令，任何人不准出城。”陈梁心道：“自己兄弟都认不出我，那辽狗更加不认识我了。”他把令牌取出递给那守门军士，守门军士仔细验看令牌之后，方才下令开门。陈梁打马出了易州城，边走边想：“我一生没有赌过钱，没想到今天赌个大的，倒也痛快。”他为人人生性豪爽，此去虽千难万险，却也毫无惧色。

他进入辽境之后，见各个驿站、路口、客栈、镇店、长亭均贴有捉拿自己和那道人的告示。也听到人们议论大闹燕京城一事，听他们把自己和那道人说得神乎其神，不由暗暗好笑。他现在知道那道人被辽军捉住，感到大为宽慰。心道：“即使我今天死了，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。”大约未时初刻，他赶到了隆源当铺门外。他一路虽然已经盘算了千遍万遍如何回答对方的各种提问，现在到了这里也不由心中忐忑。他倒不是怕自己出什么危险，而是怕出言不慎坏了诱敌之计。这是一家门面较小的店铺，生意也极为冷清，由于天气较冷，房檐下挂着长长的冰锥，写有“当”字的铜牌上蒙了一层霜雪。陈梁下了马，稍微整了整衣服，跨步走进了当铺。只见里面有一个中年人坐在角落里烤火，那人四十多岁，闭着眼睛，右脚板不停地敲打着地面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陈梁首先问道：“请问哪位是冯掌柜？”中年人睁开了双眼，那是双看似冷漠，实则难以琢磨的眼睛。他没有站起来，而是指了指对面的蒲墩，示意陈梁坐下。又对里面的伙计说：“伙计关门，今天不做生意了。”从里面出来一个伙计，陈梁见那伙计走路步履轻盈矫健，显然是身负武功之人。门关好之后，冯掌柜问道：“客人是从南面来吗？”陈梁说是。冯掌柜又问道：“阿三为什么没有来呀。”陈梁料想他说的那个阿三必是自己遇到的那夜行人。便回答道：“阿三另外有事，所以派我来了。”冯掌柜问：“东西呢？”陈梁把图递到对方手中，冯掌柜看了一会儿，似乎心领神会，然后把图揣入怀中。站起身说道：“我家将军说了，事成之后绝对不会亏待各位。”陈梁万万没有想到说这么几句话就会结束，不由心中一阵狂喜，便也站起身来，刚要拱手告辞。突然冯掌柜问道：“你家大人身体可好？”陈梁随口答道还好。其实对方说的大人是谁他根本不知道。他之所以回答“还好”，是因为“还好”可以认为是“较好”，也可认为是“不太好”，介于两可之间。他料想对方这么问，对方所说的那位大人身体不是特别好。冯掌柜又略一沉吟问道：“他的心疼病可曾犯过？”陈梁听了之后不由头大了三圈，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。他装作被火炉中的烟给呛着了，连连咳嗽起来，不过脑子却飞快地转着。心道：“从来不曾听说易州哪位将军有心疼的毛病，想必他是在试探我。”于是他停止咳嗽说道：“大人有心疼的毛病吗？我怎么从没有听说过。”冯掌柜如释重负地说道：“阁下勿怪，事关重大，在下不得不慎之又慎。”陈梁察言观色，知道对方已经完全相信自己，心中也松了一口气，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轻率回答这个问题，否则定会前功尽弃。脸上却故意显出不悦之色，说道：“原来冯掌柜是不相信我！”冯掌柜满脸赔笑说道：“你我初次见面，所以不敢草率，以后大家还要多多亲近才是。”陈梁见火候差不多了，说道：“那么在下告辞了。”冯掌柜握住陈梁的双手说道：“请阁下代我向你家大人和阿三问好。”

陈梁随口应承，心想：“我若知道你说的那位大人是谁，一定会狠狠地向他问好。至于那个阿三嘛，等你到了阴曹地府亲自去向他问好吧，我就不代为传达了。”这时伙计已经把门打开，陈梁出了门，打马回易州。

且不说陈梁如何回易州。单说这冯掌柜，原本姓冯名亭，本也是汉人，为了谋个一官半职，便投靠了契丹人。由于辽军久攻易州不下，便想收买易州的一些将领，冯亭负责这件事。他拿了图之后，丝毫不敢耽误。马上来到指挥使住处，面呈扎达。扎达看后心中大喜，立即召集众将准备偷袭易州。扎达心知易州为辽军南下一大障碍，除此新乐、忻州等各处守将均为平庸之辈，不足为虑。于是他在十五这天晚上开始调兵遣将。天近西时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扎达带了一万精兵浩浩荡荡向易州进发。扎达心想：西面招安使多次带兵攻打易州，均是功败垂成。我若能一举攻下易州，南院大王定会对我刮目相看……大约四更天的时候，军中探马来报：离易州城只有五里路了。扎达下令众兵士用棉布包住马蹄，一万大军悄无声息地向易州进发。又走了一程，扎达远远看去，看到前面有一座高大的城池，正是宋军的边防重镇易州。只见城头挂着几盏昏黄的气死风灯。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巡逻士兵从城上走过，一个个垂头丧气，无精打采的样子。扎达心道：“如今战事频繁，宋军防御竟如此松懈，怎能不败？”

等了一会忽见北门大开，里面冲出一队宋军。扎达一见立即下令攻城，前来迎接的宋军齐声大喊“宋军败了！宋军败了！”辽军如潮水般向城内涌去。其他守城宋军似乎刚从梦中醒来，一个个慌了手脚，急忙搭弓引箭，阻击攻城的辽兵。顿时箭如飞蝗，辽兵中箭者颇多。城下的辽兵们也纷纷取出强弓硬弩还击。契丹人力大颇能及远，城上宋兵抵挡不住，纷纷收起弓箭，竖起盾牌，不敢露头。扎达见状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宋军居高临下，占尽地利。居然还如此不堪一击，又怎能不败。”他刚想提马入城，却见军中探马急匆匆来报，单腿跪地呈上一只雕翎箭说道：“启禀将军，城上射下一支信箭。”扎达心中奇怪，忙把箭头上那块布展开。借着火把光观看，见上面写了四个字“有计，速退”。字迹十分潦草，显然是仓促间写成的。扎达心道：“不好。”急令撤军，传令兵飞快地去了。这时已入城的辽兵已有一半以上。扎达刚传令撤军，却见城头的雕翎箭密如雨点般向自己射来，幸亏众亲兵死力保护，方才没被射中。扎达定睛一看，城内上已落下了闸板，自己的数千人马也被困在城内，他大叫一声，跌落马下。

徐静站在城墙边见辽军大旗下一人指挥诸军，料想必是扎达。他见扎达刚要进城却又突然停住，后来又发现辽兵有后退的迹象。这才急令弓箭手攒射扎达，但还是让他给逃脱了。急得徐静连连以拳击掌，口说可恶。进了城的辽兵见里面尚有重阍，高达

三丈，根本无法攻入，后面又被闸板挡住了退路，无法出城。数千辽兵在里面团团乱转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正当这时宋军中放出紫色流星，早已埋伏好的宋军齐声大喊，纷纷向下放箭，抛出滚木、雷石、灰瓶，城里的百姓也来帮忙。被困的辽兵虽然骁勇善战，不过现在也成了瓮中之鳖，毫无反击之力。徐静见下面的辽兵发疯般的到处乱窜，哀嚎惨叫之声乱成一片。被石头、滚木砸中的辽兵不是立即毙命，就是断臂残肢。徐静目睹残状，心中颇多感慨：为什么要分宋人和契丹人，为什么大家不能和睦相处，却一定要互相拼个你死我活。也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抛妻弃子，从军出征，到头来仍不免血洒沙场。城中的辽兵越来越少，最后被全部歼灭，众将纷纷前来领功。工夫不大在城外追赶辽兵的陈梁也回城了。扎达率军撤退之时，陈梁奉命带兵掩杀。辽兵此时全无斗志，争相逃命，死伤不计其数。陈梁向徐静禀报说：“末将无能，没能活捉扎达。”徐静自然抚慰一番。这时已是晨光熹微，徐静让人收拾战场，准备庆功宴。这一仗宋军大获全胜，所得马匹、盔甲、兵刃、军械不计其数。

自辽军大败之后，再也没有来攻打易州。岁月匆匆，转眼年关将至。当地有民谣“二十三糖瓜粘，二十四扫房日，二十五磨豆腐，二十六去买肉，二十七去杀鸡，二十八把面发，二十九蒸馒头，三十黑夜喝红酒。”过了腊月二十，人们就开始蒸年糕、买年货、杀猪、扫房。上至官吏，下到平民百姓，都忙了个不亦乐乎。易州城中净水泼街，张灯结彩。到了腊月三十这一天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年三十，徐静邀请军中尚未成家的众将到自己家吃年夜饭。众将聚齐之后来到徐府，只见徐静头戴方巾，轻袍缓带，笑容可掬，气度闲雅地已在门口迎候多时了，与平日戎装相比，更多了几分亲切之感。徐静把众人让到客厅，分宾主落座。徐静首先端起酒杯说：“今天是大年三十，大家共饮一杯，庆贺佳节。”众人饮下。徐静对陈梁说：“上次与辽兵作战，陈兄弟当居首功，我敬你一杯。”陈梁忙起身说道：“末将只不过是奔走之劳，还是将军谋划的好。”徐静说：“今天大家只称兄弟，一律不论官职。”陈梁说：“是，徐……大哥。”

酒过三巡，徐静从桌下取出一封信，对一旁的先生说：“张先生你把这封信念给大家听听。”张先生名叫张诚，是易州军中的管账先生。张诚忙用双手把信接过，看了看署名，不由双手抖了起来。徐静说道：“怕什么？你尽管念。”张诚只好念叨：“易州团练使少南兄台鉴。”少南是徐静的字。张诚继续道：“自吾督师南下以来，无日不闻将军英名。奈何军务倥偬，至今无缘识荆。劣将扎达不自量力，误犯将军虎威，吾必重治其罪。当今天下纷争，此诚英雄豪杰建功立业之时。可恨宋帝昏庸，无德无识，滥用外戚，信任小人。其所为种种，致使忠臣义士寒心，英雄豪杰齿冷。将军当世雄才，素怀鸿鹄之